

传奇武侠系列

上官云飞真品集

荒山侠侣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上



荒山侠侣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上



R36104 / 02

内容提要

天下之仇，莫过于杀父。刘仙姑的徒弟顾玲珑为了报杀父之仇，以一个弱不经风，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苦学十载，终于练就绝世武功——大力金钢指。

就在顾玲珑下山准备报血海深仇之时，与沦落天涯的杀手阎王邂逅。一对情男怨女，两颗躁动的心，怀着满腔的幽愤和哀怨之情，推怀送抱成就为一对武林侠侣，珠联璧合的武功，为人世间、为江湖，干出了无数侠义之举，导演出了一幕幕武林艳史，他们的义举，他们的风流浪漫，一时轰动武林。

然而，就在他们潜心斩尽不平，杀绝不义之时，并没有忘却家恨父仇，看似在偶然之中，却实则出于神机妙算之下，出了一鸣气。

人世间的恩怨，男女之间的情怀，尽在本书之中！

目 录

第一章	阎王出招	(1)
第二章	顾家灭门	(21)
第三章	淫徒惹祸	(42)
第四章	死去活来	(62)
第五章	妙计狙杀	(82)
第六章	血染黄河	(102)
第七章	巧取妙夺	(122)
第八章	引入歧途	(142)
第九章	阎王保驾	(162)
第十章	神医神药	(182)
第十一章	挚爱恋情	(202)
第十二章	劫富济贫	(222)

第十三章	船上打劫	(243)
第十四章	古洞天机	(263)
第十五章	古洞毒叟	(283)
第十六章	掳人勒索	(303)
第十七章	水面搏命	(323)
第十八章	暗渡陈仓	(343)
第十九章	二毒搏命	(364)
第二十章	爱恨交织	(385)
第二十一章	义救枫林堡	(409)
第二十二章	爱的无奈	(433)
第二十三章	阳曲落难	(457)
第二十四章	天理仍在	(481)

第一章 阎王出招

他，姓阎。

他单名只有一个字，叫王。

他，是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冥王殿上阎王爷。

他虽然不是阎王爷，但他的手段便是阎王爷也自叹不如，那当然指的是他取人命的手段。

他，是什么人呀？

你说他是谁？男女老少谁也不知道他是谁，但只有一个人知道，因为这个知道阎王的人目前正与阎王在一起，而且是快活地在一起。

青山、翠谷，虬根老松绕洞口，古洞、石室、锦绣缎被象牙床。

古洞位在断崖上，牙床摆在方室里。

这时候，正就是这天色微暗的时候，隐约中看到那床锦被在微波波动，也隐约中发现四只脚丫子光溜溜地在勾搭，勾搭在床尾的锦被外。

除了光秃的四只脚丫子之外，还有许多渐渐发光的金星，

奇怪吗？才不呐。

世上有许多奇怪的事情，但如果一旦被挑开，便也见怪不怪了。

这石洞中的金星闪金光也一样，当金光随洞外的光线而渐渐闪亮的时候，才发现石洞中的金光乃是由石壁墙上嵌进的金元宝发的光。

妙的是嵌进石壁内的金元宝，每一只均露出同一方向同一深度，大小形状全一样。

那绝不是凿壁嵌进去的。

那是以超凡入圣的大力金刚掌压出来的。

是什么人有此能耐？

这里除了阎王之外，便只有那个正在“温柔”的20岁刚出头的姑娘，她叫顾玲珑。

石室中的金光更亮了，就在这时候，忽见锦被掀起，立刻间露出两个赤裸男女，男的抓起床头衣衫披上，浅浅地，他对着床上赤裸的姑娘露齿一笑：

“你睡吧，我该去办事了，”说完，也不等姑娘有什么表示便匆匆出洞而去。

姑娘起来了，她的一付美妙身子，她的面上也有笑，缓缓的走到洞口，用力地裹紧了长袍，还深深地一个呼吸，口中呢喃不知说些什么。

顾玲珑与阎王什么关系？那得以后才知道。

阎王是干什么的？他的年纪，他的出身，他的师称门派。这一切没有人知道，只不过在顾玲珑的眼中，阎王是个风流倜傥，本事奇高，年青漂亮的小伙子，一个甚少开口说上一

句话的年轻人。

江湖上的杀手，他们给人的印象是嗜血，冷血，缺少的是人性与慈悲，一刀在手，六亲不认，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是以他们有各种杀人手段，其目的就是达成目的。

阎王的杀人手段更多，而他的目的又是什么？

现在，阎王独自一人坐在太行山下的九龙口老松下，在他的面前，摆着酒菜。

虽然酒醇菜香，但阎王并未举筷夹菜，举杯喝酒，他的双手正端正着一张白纸，白纸上黑字写的是仁义山庄九大杀手的名字。

阎王欲对付的人也正是仁义山庄的九大杀手。

阎王对付杀手，情况就更凶险了。

阎王低头念着这九个人的名字，九个杀手中的老手，他的嘴角撩起来露出一丝轻蔑的笑：

“仇大山，凤翔仇家村人氏，也是仇家刀法的传人。”

仇大山就是仁义山庄的首座杀手。

太行山西北方绕过九龙山谷流过的河名叫清水河，过河仅有一条路，那便是通往义仁山庄的山路。

现在，渡口的小渡船上蹲着一位老人，仁义山庄上的人都认识，这个老人，他叫水森。

水森手上端着旱烟袋，破草帽盖过双眉，半尺长的白胡子说明了他老至少有六十出头年纪。

日正当中，从山道上来了一骑，骑马的人尚未来到岸边，

便粗声吆喝：

“老水，送我过河。”

小船上的老人忙着跳上岸，接过了马缰绳便把那匹枣红马拉扯上小船。

骑马的大汉早先跳上小船，老人家不多口，抓起竹篙便撑小船。

大汉抬头看对岸，他肩上的搭袋未搁下。

小船到了河中央，撑船老人忽地开口了：

“姓仇的，你刚从太原回来吗？”

那大汉双目一厉：

“老水，你……”

老人忽地取下草帽：

“姓仇的，我在问你话，回答我。”

“你……好个老东西，好大胆子。”

“你仍然未回答我的话。”

“你……你不是水老头……你是谁？”

“回答我！”老人声色俱厉：

“老家伙，仇大爷正是从太原回来，怎样。”

“仁义山庄最大的分舵在太原，姓仇的，这一回你单枪匹马地带回多少银子？”

那大汉果然是仇大山，他嘿嘿冷笑着拍拍肩上的搭袋。

“银票金元宝在此，你打算……”他双手拔刀，双目已在变幻，变成赤红色。

仇家刀法，内力集中，双目喷火，那是欲杀人的表情，真是叫敌人胆寒的气势。

但老者微微摇摇头：

“放下袋子，跳水逃生去吧。”

“放你娘的屁，看刀。”仇大山那当头一刀，足以砍死一头牛。

岂料老人双眉忽地下压，那条小船竟然船头暴然上翘，小船上的马便先歪入河中去了。

仇大山果然厉害，他长啸怪叫着拔身往空中跳起，因为他发觉老头儿的身子正往空飞起。

仇大山要在半空中砍了这老家伙。

两团人影在半空中，那小船“叭”的一声溅起了水花散开来，只见半空中发出“咔嚓”一响，仇大山的刀被折断了，断刀的刀头反而往仇大山的胸前扎过去。

仇大山厉叫一声：

“不好！”

仇大山的第一个反应便是先保命，那真是千钧一发，只见他提起左肩迎过去，人已往河水中落去，只不过那老人实在厉害，半空中暴伸手欲拍击仇大山的人头，他未及拍中，但却顺势抓过来仇大山肩头上的搭袋。

仇大山落入水中逃了。

那老者直直地落在船上，再飞起来，半空中他七个空心筋斗上了岸，头也不回地走了。

老者直上九龙山，他又到了老松下。

“老人家，你可以出来了。”

老者声落，只见附近山洞中走出一个老人。

那老人才是王牌水森。

老人家还打哆嗦，老汉看见了，吓死人了。

只见老人取出一张千两银票，塞在水淼的手上：

“收下吧。”“不，仁义山庄会杀了我。”

“别再撑船了，远走高飞吧。”

水淼先是一怔：

“我……逃不出仁义山庄的追杀呀。”

老人面皮一紧：

“我就一掌劈了你吧。”

水淼大惊，他抓过了银票道：

“我远走高飞吧。”

水淼走得可快，登山穿林刹时不见了。

那老人不走，他好整以暇地坐下来，举杯喝起酒来了。那模样怎么看也不像是搏杀过人的样子，尤其不像是刚杀过仁义山庄的首座第一杀手，倒像是个清闲的闲士一般在游山玩水似的。

日偏西，风吹山林呼呼响。

乌峰林，孤雁叫着掠过清水河。

这光景也算是风声鹤唳吧。

便在这时候，那条小船竟然又被人撑回到渡口来。

清水渡口倚近岸，山边上奔来了两个大汉。

小船上的老人微抬头，他先点头再摇头，摇头叹口气，口中不出声，但却叫人一看就明白，他老人家似乎是带着几分失望的样子。

于是，两个怒汉奔到了河岸边，其中一人身材高又壮，

七尺大汉的肩头上扛了一把厚背砍刀，另一人是个中年汉，他背了一个麻布袋。

巨汉站定看船上，中年汉已大声吼：

“水老头呀，你好大的狗胆，你敢在河面上杀人呀。”

船上的老者抬头不开口，看上去他真像摆渡的老人水森。

“老狗，拜爷在此，你还不下来。”中年人放下了背的麻袋，腰上拔出了刀子。

老人抬头，道：

“二位，上船呀，老朽送你们过河。”

姓拜的巨汉豹目闪动地盯向船上老人：

“老子绝难相信，仇老大会伤在你手上。”

他这么一说，便知道午间河上逃去的仇大山未死，他必是中途遇上了这二人。

忽听姓拜的对那中年人道：

“你别上去，我上去。”

姓拜的提腿拔身唿哧一声落在船头上，照说小船应该闪呀晃的才是，岂料那小船竟然纹丝不动。

小船上的老者还对岸上的中年汉道：

“上来呀。”

中年汉回以冷笑：

“水老头你挨刀吧。”

姓拜的巨汉在船头上冷叱：

“老狗，你绝不是老水，老水在清水河上讨生活有 40 年了，他没有这么大本事。”

老人回以冷笑：

“你说我是谁？”

“管你是老几王八蛋，拜大爷这就送你上路。”他话声未落，肩头上的刀已削上去了。

这一回小船动了，小船突然侧左翻过去，使得姓拜的砍刀自老人的头上半尺处削过，就在这时候，有一把精光闪亮的怪刀闪过了姓拜的右大腿，当小船又转过来的时候，姓拜的单腿弹回岸边，厉叫：

“走，点子扎手。”

有鲜血在流，流过了姓拜的裤管，也湿了裤管。

中年汉欲奔杀，早被姓拜的抓住肩头：

“快走。”

人影闪晃中，小船上的老者自二人的头上掠过，便也拦住了二人的去路：

“走？没那么容易。”

姓拜的大怒：

“你……你想怎样？”

“杀人。”

“你已杀了拜大爷一刀，还想……”

“你是仁义山庄的杀手吧。”

“是又怎样？”

“真窝囊。”

“大胆！”

“老夫的胆子当然大，因为……”

“你究竟是什么人，为何……与仁义山庄作对？”

“说出来你会吓死。”

“你……”

“把钱袋留下来，否则你们只有死。”

“可恶，打劫到仁义山庄上了。”

“老夫有打劫的本事。”他猛一吼，又道：“还不知道老夫何人吗？真要老夫取儿的命吗？”

姓拜的吃一惊：

“你……你莫非……你这种作风，你莫非……”

“钱袋留下来快滚。”

“这两年江湖上出现个阎王，莫非你……”

一边正在暗自咬牙的中年汉，怒吼：

“不对，不对，传言中的阎王是个美少年，他……”说着，忽地挥刀横击上去，大叫：“杀了你这老……”

“轰”！中年汉口中的“狗”字未出口，早被老人一掌击出三丈外，他口吐鲜血，一挺而起，姓拜的大叫：

“快走！”

这二人相互扶持着便往山道上逃去。

姓拜的边走还回头，他冷呼：

“就是阎王的作风，要银子他不要命。”

中年汉道：

“拜爷呀，阎王是个无情杀手，他会轻易放人？”

“他的作风如此，尤其他对付一般杀手更是如此，这就更能显示出他有功夫，功夫高过任何杀手，他不怕后患，因为没有人能杀了他。”

“可是传言中的阎王是个美少年呀，他……”

半晌，姓拜的才开口：

“只有这一点叫人不解，他明明是个老人呀。”

此刻，河边的渡船撑开了。

渡船上的老者把船撑过了对岸，提了个搭袋便上了岸，他扬长而去了。

他没有再回老松林下吃酒，因为……

因为天快黑了。

洞石中的金光更亮了，亮得迷人眼睛。

有一盏灯搁在室中间的石桌上，在灯光的照耀下，石壁上的金元宝便发出了金光似彩霞。

就如同金光闪闪的元宝似的，美丽的顾玲珑身披薄纱胴体微露，似天仙般地坐在石桌一边，她双目直视着洞口，面上是笑意迷人，她那微翘的双唇有意无意地把一口发光贝齿露出来。

二更天了吧，洞口忽然出现一个人，一个少年人肩上搭着两个搭袋。

两个同样的搭袋，上面烙印着“仁义山庄”字样。

年青人走入洞中便笑了：

“哈，我的爱人呀，让你久等了，罪过罪过。”

这少年人当然是阎王，他已站到了石桌边。

顾玲珑帮着阎王取下搭袋，她也帮着打开了搭袋，两只搭袋中她抖出了 37 个金元宝。

阎王当先坐下来，他微笑着看顾玲珑的动作。

只见这美人儿举着金元宝走到石壁前，她双臂抖动着运起了看家的神功，把 37 个金元宝，一口气嵌入石壁内，她退

开来笑了：

“快了，快完成两个金字了，哈……”

阎王开口念着石壁上的两个金字：

“誓灭……”他顿了一下，接道：“我的爱人，何不一口气自仁义山庄夺来几箱金元宝，完成你的心愿多妙。”

“不，我们要先打击姓李的，不断地打击，这叫不战先屈人之兵，叫姓李的寝食难安。”

“好，我决心听你的。”

顾玲珑吃吃一笑，她来个投怀送抱坐在阎王的怀中，石桌上的酒菜还未动筷子，顾玲珑亲送酒凑上阎王的唇：

“天底下我只有同你在一起才真正的快乐。”

“这话也是我要说的。”

于是，你一口我一口，均由对方送酒送菜入口，石洞中真正成了“洞天福地”了。

当洞中的灯光熄了，洞中的金光也不见了，石床上的那张锦被便又似波浪般地闪动着，很有规律地闪动着，那带美妙音符般的呓语传来，使人心醉。

就在那种有形似梦幻，无形又有形的千缠万绵中，忽地传来似呓语般的声音：

“你……把玩世不恭的手段也用在我身上了。”听起来温柔中带有几分的埋怨，却又是逗人的意味。

“你不也是在逗我吗，爱人。”

“我逗你？哈……”

“单只你那大力金刚掌功夫就不在我之下。”锦被不再波动了，接着又传来阎王的声音：“我的爱人，我怀疑仁义山庄

庄主，那个双头虎李鳌能接你几掌。”

灰暗中传来了咬牙声，顾玲珑道：

“早晚我把姓李的头割掉。”

“何时？”

“那要看你的了。”

“看我？”

“不错！”

“你不叫我直接找上仁义山庄。”

顾玲珑突然黯然了，由忿怒而尤怨，她抱紧了阎王。

阎王不知顾玲珑的真正悲哀是什么，他问过，但顾玲珑不回应。

阎王本是个冷面杀手，他从不多口，既然顾玲珑不说，他是不会坚持问下去的。

这世上的每一个人，心中都会有着属于自己的秘密，每个人的秘密都不会对人讲，否则就称不上秘密二字。

但顾玲珑的秘密是什么？

顾玲珑与仁义山庄庄主之间存在着什么样关系。

她为什么不能直接找李鳌搏斗。

这种事就是仁义山庄庄主双头虎李鳌也不知道，那么，顾玲珑不说，江湖上没有几个人会知道。

阎王起来了，他在整装，也正向石壁上的金元宝看，不由得吃吃笑了：

“就是想偷走这些元宝，没有真功夫怕只有凿石了。”

床上的顾玲珑也掀被而起，阎王忙上前道：